福德正神：澳門民間的傳統土地信俗

謝臻¹ 姜磊²

摘要：在澳門這座文化多元的城市中，有著豐富多樣的民間信俗。其中土地信俗最為普遍，展現了中華民族崇敬自然、追求社群和諧的美好價值觀。對於澳門民眾來說，土地信俗已然融入了生活的各個方面，並形成了一系列與之有關的民俗文化活動。在長期的傳承過程中，土地信俗逐步形成並鞏固了地緣性的社群關係，並逐漸增強群內的凝聚力和 cultural 影響。土地信俗如今已經成為澳門地區代表性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對澳門當地民眾的身份認同、社群文化傳統和文化記憶的延續都有著重要意義。

關鍵詞：土地信俗；非物質文化遺產；民間文化；土地爺

The God of Land : Beliefs and Customs of Tu Di in Macao

Abstract: Macao is a city known for its diversity, and it is blessed with a rich cultural heritage that includes folk customs. Among these customs, the most prevalent ones are land beliefs and customs. This belief system embodies the virtu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such as respect for nature and a commitment to community harmony. The people of Macao have integrated this belief system into every aspect of their lives, resulting in a plethora of related folk cultural activities. In the long run, the land belief has developed and strengthened the sense of geographical community, promoting cohesion and cultural influence within the community. Now this belief has been listed as a representativ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Macao, and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preserving local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ultural memory.

Keywords: land beliefs and custom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olk culture, Land God

1 謝臻，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與藝術學院傳播學專業博士候選人。

2 姜磊（通訊作者），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與藝術學院傳播學專業博士候選人。

福德正神，又稱土地公或灶君，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神祇之一。在中國南方，尤其是福建、廣東、香港和澳門等地區，祭拜土地公的習俗非常普遍。這些地區的土地信俗歷史悠久，人們普遍相信土地公是守護他們家園和土地的神靈，可以保佑他們社區團結、家宅安寧和發展昌盛。澳門作為中華文化影響深厚的地區，其土地信俗的文化由來已久，隨著澳門不斷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的人來此定居，各地不同的土地信俗也傳入澳門，並逐漸融合最終形成了當地獨特的土地信俗文化。經過數百年的發展與傳承，澳門的土地信俗文化即繼承了傳統習俗又融合了多區域特色，呈現出極高的歷史文化價值。行走在澳門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供奉土地爺的神壇和神龕。這些神壇和神龕不僅代表了澳門居民對土地神的信仰和敬意，更是澳門土地信俗文化的重要標誌和傳承載體。它們反映了中華傳統文化在澳門地區的傳承和發展，更是澳門土地信俗群體性、傳承性、地域性、寄託性和形象性和群眾性的外在呈現。³

在 20 世紀初期，中國的民俗學開始興起，並成為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學科之一。從那時起中國的民俗學者、宗教史研究者和文化學者，開始從各個角度對土地信俗展開研究。他們針對土地信俗的來源、發展、變化以及與其它文化現象的關係展開了廣泛討論，相關研究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六個方向：民俗學調查、土地神信仰、少數民族土地神崇拜、東南亞地區的土地神崇拜、土地信仰對人類生活的影響以及「社」文化的研究。⁴ 民俗學調查通過對不同地區的土地信仰進行實地考察，收集相關資料，分析土地信仰的起源、傳承和發展狀況。⁵ 土地神信仰研究則集中討論土地神的形態、名稱、地位、職責等方面的問題，並探討土地信仰在宗教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⁶ 不同民族土地神崇拜相關的研究，重點關注不同民族對土地神崇拜之間的差異，揭示土地神文化不同的地域特點和文化內涵。⁷ 東南亞地區的土地神崇拜研究，關注到東南亞地區廣泛存在的土地信仰，並分析其與中國土地信仰的關係，揭示其歷史關聯。⁸ 土地信仰的影響類研究重點關注土地信仰對社會、文化、經濟等方面的影響，探討其在社會生活中的角色和價值。⁹ 「社」文化的相關研究則關注土地

3 尹伊君、王國武：《民俗文化的特徵、功能與傳承》，《學術交流》，2009 年第 1 期。

4 杜正乾：《中國古代土地信仰研究》，四川大學（博士論文），2005 年，第 2-6 頁。

5 楊存田：《土地情結——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原點》，《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 5 期。

6 何星亮：《土地神及其崇拜》，《社會科學戰線》，1992 年第 4 期。

7 吳秋林：《中國土地信仰的文化人類學研究》，《宗教學研究》，2013 年第 3 期。

8 陳志明：《東南亞華人的土地神與聖蹟崇拜》，《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 1 期。

9 潘國英：《南方民間的土地神信仰》，《東南文化》，1998 年第 4 期。

信仰與傳統「社」文化之間的關係，探討「社」文化對於土地信俗最終形成的重要影響¹⁰。

2021年「澳門土地信俗」正式進入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專案名錄》，這體現了土地信俗是澳門民俗文化中重要的社會實踐、禮儀、以及節慶特色專案，¹¹也標誌著澳門土地信俗成為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重要的保護物件。從2023年1月18日開始的連續數個月內，澳門文化局轄下的澳門博物館舉辦以「福地祥凝——澳門土地信俗」為主題的專題展覽，通過這種方式向澳門本地居民和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展示這一極具中華傳統文化特色的民間信俗，並進一步擴大澳門土地信俗的影響力和影響範圍。

一、澳門土地信俗的歷史淵源

華夏文明對於土地的崇拜與農耕文明發展和鄉土文化特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人們常在春耕、秋收等重要節氣時，進行土地祭祀，感謝土地的恩賜，祈求來年的豐收。對土地的崇拜源於先民對自然萬物的敬畏和感恩，這種信俗被視為先祖智慧的集中體現。對土地的眷戀和情節也是華夏文化的重要發源點和節點之一。¹²土地不僅是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基礎，也是社會秩序和地域文化的根源。

中國社會的土地信俗大致經歷了三個重要的演變過程。在此過程中，土地爺也逐漸由掌管一切的自然之神，轉變為負責地方的社群之神，再到與先祖融為一體的家族之神。¹³早期由於生產力相對落後，人們的生活完全依賴於土地的產出。這時人們對土地神的信仰主要是為祈求自然的恩賜和神明的庇佑，以確保人們的生產和生活能夠順利進行。在馬林諾夫斯基看來，這種信仰模式可以被歸結為人們在缺乏相關知識，卻又要面對生活諸多困境時所形成的巫術信仰。¹⁴在世界上許多地方，早期社群中都存在類似的信仰模式。人們會將對美好生活的期盼寄託於土地、森林、大海等自然元素上。在隨後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出現了定居和耕種的生活方式。對於以耕地為主要產出方式的農耕文明地區，土地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資源，漸漸被劃分成不同的區域。為了保證本地的生產生活，每個區域都有相對應的一方土地神守護區域內人們的生產生活。那時起，崇拜土地的儀式和禮制也逐漸確立。觀之於朝堂，歷朝歷代都會舉行極其隆重的土地祭拜活動，觀之於民間則表現為

10 蕭放：《社日與中國古代鄉村社會》，《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6期。

11 鄭健超、杜志豪：《澳門土地信俗：福地祥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22年，第6頁。

12 楊存田：《土地情結——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原點》，《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5期。

13 郝鐵川：《灶王爺、土地爺、城隍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1-176頁。

14 [英]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費孝通譯，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59頁。

「無村不建土地廟，無家不供土地爺」。這直接導致土地信俗有較為明確的信仰圈和地域性，卻沒有以血緣為基礎的全民性。¹⁵ 隨著家族制度的完善和社群觀念的形成，對土地的崇拜逐漸與對社群祖先的崇拜相融合，並最終形成了一系列相關的儀式和規制。

對於土地神的祭拜儀式，是古代社祭活動的延續。清代陳昌治刻本《說文解字》中有這樣的記載，「社」代表土地之主，或者土地之神。《周禮》規定每二十五戶人家需要設立一個社壇用於祭拜土地神，並需要在社壇周圍栽種適宜生長的樹木。古人相信茂盛的樹木枝葉，容易成為土地神下凡到人間的納涼之處。¹⁶ 社祭活動在中國祭拜文化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從上古時期開始，人們就開始祭祀社神，認為他是土地的主宰和守護神，可以保佑人們豐收和平安。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社神的「職能」逐漸擴展，不僅分管土地之神，還代表著國家、氏族、乃至家族的興旺。民間信俗是受到民間社會普遍推崇的信仰文化，以「萬物崇拜」「多神崇拜」等為內容形式，具有類型的多樣性、目的的多功利性、方式的多神秘性等特徵。¹⁷ 早期祭拜土地的社壇中常常使用石頭作為崇拜物，這些石頭往往會被堆疊成特殊的形狀作為意義指代。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開始使用人形石像代替原來的石頭祭壇，這些人形石頭被認為是土地神的化身。人形石像逐漸演變為人們今天看到的「土地公」或「土地婆」的形象接受人們的祭拜和供奉。¹⁸ 土地神完成了從石頭到人像的人格化過程，並成為了一種特殊信俗和文化的符號化象徵。

根據《香山縣誌》記載，澳門地區民間長期有祭拜土地神的習俗。澳門地區會定期舉辦大型公共祭拜活動，這種活動有著固定的禮制和流程。在澳門土地神又被稱作「福德正神」，被視為上保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下保家宅平安、諸事順遂的一位非常接地氣的神靈。同時由於特殊的社會文化背景，在澳門土地神也被視為財神，被認為能夠帶來好運和財富。如今在澳門的土地廟中，人們可以看到多種不同的土地公形象，其中最為常見的是一位額頭有皺紋、白髮蒼蒼、和藹可親的老爺爺形象。有時土地奶奶也會和土地爺一起出現，兩位慈眉善目的神明，成為了人們心目中的守護者。土地公夫婦的形象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都在澳門民間傳說和故事中得到了生動的描繪。在傳說中，土地神負責的區域雖然較小，僅保護一個地區或一個地段，但在當地居民心中卻具有重要地位，被視作地方保護神。¹⁹

對於澳門本地人而言，土地爺是最令人感到親切的一位神明，也可以說是最「神」，

15 金澤：《當代中國民間信仰的形態建構》，《民俗研究》，2018 第 4 期。

16 童喬慧：《澳門土地神廟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87 頁。

17 烏丙安：《中國民俗學（新版）》，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278-299 頁。

18 吳秋林：《中國土地信仰的文化人類學研究》，《宗教學研究》，2013 年第 3 期。

19 濮文起：《大鬧天宮的土地爺——〈土地寶卷〉試析》，《民俗研究》2022 年第 6 期。

卻又最不像「神」的街坊守護之神。²⁰ 澳門居民也親切地將「土地公」「土地爺爺」或「社公」等類似家中長輩的稱呼賦予土地神。²¹ 這也使得澳門的土地神極具親和力，人們在生活中遇到的大事小情都可以去和土地爺訴說。隨著土地神形象的不斷轉變，祭拜土地神的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形成了以家庭為單位的主流祭拜方式。人們對於土地神的祈願也逐漸變得更加多樣化。²² 在澳門，土地爺的神格相對較低，普通百姓通常是在門口設立一個簡單的「門口土地財神」牌位，祈求家人出入平安、工作順利。²³ 對於那些定期祭拜土地神的人來說，重要的不是供奉了什麼祭品，或者在哪裡供奉，而是他們希望通過土地神得到什麼，以及這些願望是否能最終實現。土地爺的逐漸世俗化與大眾化，最終使得土地信俗變成了平民化信俗，更得到了「土地土地，只管五裡」的稱號。²⁴ 土地信俗的形式和內容也逐漸變得簡單而樸素，更多地聚焦於人們的日常生活和需求。澳門本土的土地信俗保留了早期先民對於自然的崇拜之情，同時也吸收了中原地區先民南遷後帶入的土地文化，這些文化元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澳門獨特的土地信俗文化。²⁵ 澳門本土的華人大多來自於廣東省和福建省，澳門的土地信俗傳統深受這兩個地方文化的影響。²⁶ 對比來看，澳門的土地信俗與廣東和福建等地，總體上有著極高的共性，但是在參與人數、土地廟規模和信俗習慣上有著一定程度的差異，這主要是因為歷史背景和經濟差異所導致的。²⁷ 土地信俗經歷了長時間的發展與融合，在澳門當地逐漸興盛。人們普遍相信，「土地爺」掌管一方水土，能夠保佑居住在附近的居民生活富足、財源廣進、健康長壽。

二、澳門土地信俗的現實呈現

澳門土地廟有 400 多年的發展歷史。儘管澳門土地面積並不大，但與土地神有關的廟宇卻有近 10 座。此外，街道上還分佈著超過 150 座公共土地神壇。在澳門的各個社區的民宅、大樓、商店門前，也能夠看到大大小小供奉土地神的神龕，數量眾多，分佈廣泛，土地神也因此被稱為地方神、街區神、或者村莊神。沙梨頭土地廟、雀仔園福德祠、下環街福德

20 邢榮發：《澳門·雀仔園·福德祠》，中國文藝出版社，2021 年，第 II 頁。

21 鄭健超、杜志豪：《澳門土地信俗：福地祥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22 年，第 178 頁。

22 吳秋林：《中國土地信仰的文化人類學研究》，《宗教學研究》，2013 年第 3 期。

23 林發欽：《人法地：澳門土地神壇調查報告》，澳門理工學院，2020 年，第 424-425 頁。

24 王素珍：《地可發千祥：湘中土地神與土地廟》，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1-13 頁。

25 鄭健超、杜志豪：《澳門土地信俗：福地祥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22 年，第 24 頁。

26 黃建興、牛新原：《閩商與澳門民間信仰文化》，《閩江學院學報》，2020 年第 4 期。

27 林發欽：《百年節誕：澳門廟宇文化口述歷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 3 頁

祠是三座在澳門面積最大、土地爺神像最大，同時影響力較廣的土地廟。²⁸ 沙梨頭土地廟始建於明朝晚期，是澳門所有土地廟中歷史最為悠久的一座。這裡曾經是澳門人口最稠密、工商務工作最頻繁的地區之一，這裡有許多商店、餐館和住宅，是一個繁榮熱鬧的商業區。²⁹ 沙梨頭土地廟最初只供奉土地爺，後來隨著附近居民不斷增加，為了滿足人們的多樣化需求，陸續建造了其它的殿堂。³⁰ 雀仔園福德祠土地廟是 1886 年從它處遷建到今天的位置，這裡是澳門香火最為旺盛、「土地誕」慶賀活動最為集中和隆重的地方。下環街福德祠完整保留有一座石碑，這座石碑是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 年）由澳門居民所立，記錄了當時這一地區慶祝土地誕的場景和規模，是研究澳門歷史和文化的重要資料。³¹

澳門與土地信俗有關的民俗活動主要由日常祭拜和慶祝土地爺誕辰這兩個重要都部分組成。當地居民常常在家中設立各種形式的祭拜台或石碑，表達對土地神靈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在特定時間或重要的節日，人們會通過點香、燒紙、供奉水果、食品和鮮花等，來祭拜土地神靈。對於澳門民眾來說，土地爺誕辰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節慶。每年二月初二（即土地誕），人們會前往廟宇供奉香火、祈求平安、富貴和健康，善男信女家家作祭，在舞獅隨行下成群結隊前往土地廟祭祀，以求土地肥沃、五穀豐登。從每年的正月初三開始到二月初五，都是「土地公寶誕」的活動期。在此期間，澳門本島的許多土地廟都會舉辦盛大的慶祝活動，與土地信仰相關的民俗文化活動也會逐漸達到高潮。

在過去，澳門居民還會在土地廟前的空場燃放花炮，當炮竹在空中爆開後，會散落下多枚掛著紅色絲帶的銅錢，象徵著吉祥與福氣，人們會紛紛爭搶這些銅錢，節慶的場面和氣氛也變得更加熱鬧。³² 但是搶花炮的活動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後出於安全的考慮被迫終止，這些相關的記憶和熱鬧場景也只存留在了老一輩街坊的記憶和敘述當中。³³ 經過多年的演化，澳門的「土地誕」形成了固定的儀式和流程。整個活動一般是以極具地方特色的粵劇折子戲拉開序幕。演出的劇碼由街坊們共同商議決定，主題以喜慶祥和的內容為主。儘管地方民間的劇團表演並不十分精緻，但是在戲曲表演的過程中保留了較為傳統的內容，同時還有即興發揮以及與觀眾互動的環節。澳門本地以及相鄰地區的體育會，會分別派出演出團體進行舞獅表演，為節日增添喜慶氣氛。為了弘揚敬老愛老的傳統美德，土地廟所在

28 林發欽：《百年節誕：澳門廟宇文化口述歷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 3 頁

29 [葡] 路易士·高美士：《澳門傳說（中文版）》，澳門國際研究所，2018 年，第 13 頁。

30 [葡] 路易士·高美士：《澳門傳說（中文版）》，澳門國際研究所，2018 年，第 61 頁。

31 鄭健超、杜志豪：《澳門土地信俗：福地祥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22 年，第 35-27 頁。

32 吳炳鍊：《澳門的土地廟和福德正神寶誕記趣》，《中國道教》，2002 年第 5 期。

33 林發欽：《百年節誕：澳門廟宇文化口述歷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 11 頁

區域會設宴免費招待 65 歲以上的長者，並向他們分發利是、禮品以及拜神後的燒肉。³⁴

分切福肉、舞獅表演、喜慶神功戲、敬老宴等諸多文化活動背後，反映的是華夏傳統文化的價值所在。在澳門土地爺是地方神，其重要的文化功能就是維繫地方社群之間的凝聚力，拉近鄰里之間的距離，活躍社區內的文化氣氛。特定的民俗活動的舉行，加強了人們對於傳統文化的記憶。敬老活動的舉辦，更是中國傳統「孝」文化和尊老重老文化傳統的集中體現。除了每年一次的集中祭祀活動，一些澳門居民還會自發地以土地廟為重要依託，建立相關的組織和社團，共同承擔土地廟的管理工作。日常也會在社區內舉辦相關的文化活動，惠及附近的居民。這種依靠凝聚力和向心力而自發形成的活動，最終促成了土地信俗的不斷傳承和發展，也在社區組織的工作中培養了新一代的文化認同感和文化傳承使命。³⁵ 每年一次的土地誕活動，極大地增強了社區的凝聚力和群眾的文化歸屬感。對於社區內的居民來說更是一次難得的瞭解土地信俗文化和澳門歷史的機會，也能夠進一步加深鄰里之間的真摯情感和關係聯結。

三、澳門土地信俗的文化價值內涵

民間信俗在中國社會中具有廣泛分佈的特徵，影響力量和作用空間更是無所不在。³⁶ 澳門地區民間信俗與制度化的社會體制長期和諧共存，這使得土地信俗得以延續並不斷發展，同時在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文化作用。澳門地區外來宗教信仰和本土民族信俗之間的差異並未產生明顯的衝突，反而它們之間相互融合，共同造就澳門成為一個文化多元的國際化城市，這也為澳門的發展和繁榮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礎。

民間信俗的概念具有很強的實踐性，代表的是豐富多彩的民族傳統風俗習慣，跟「迷信」無關。³⁷ 作為一種自發形成的民間信俗，澳門土地信俗極為重要的社會功能是服務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並讓人們逐漸確定自己在家庭、社群、乃至社會中的地位。與民間信俗相關的文化活動和儀式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讓身處社群內的個體形成共同知識，也就是讓參與者在儀式中獲得一致的理解和共同的價值觀，這些共同知識是一同應對問題的先決條件。³⁸ 共同知識在某些情況下可以促進社會團結和文化認同，成為一個群體或社區的重要粘合劑。

34 童喬慧：《澳門土地神廟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5-62頁。

35 鄭健超、杜志豪：《澳門土地信俗：福地祥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22年，第146頁。

36 [美]楊慶堃：《中國社會中的宗教》，范麗珠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頁。

37 烏丙安、胡玉福：《「俗信」概念的確立與「媽祖信俗」申遺——烏丙安教授訪談錄》，《文化遺產》，2018年第2期。

38 崔碩庸：《理性的儀式：文化、協調與共同認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31頁。

當群體或社區共用相似的價值觀、信仰、傳統和歷史時，他們會形成一種共同的文化認同感。這種認同感可以進一步促進凝聚力，推動社會團結和合作。

以地理位置為中心發散信俗影響的土地廟，在一定程度上劃定了社群的「規矩」和「方圓」。一方土地上不同行業、宗族和階層的人群，共同形成了一個以地緣和信仰為核心的特殊的治理組織。³⁹ 這種組織形式對於遷居澳門的人來說顯得尤為重要。早期澳門地區的土地廟常常被視為社區的中心，它不僅是一個信俗活動場所，也是社區生活的中心所在。早期遷居澳門的人自發形成了一個個類似於粵閩沿海「移植市鎮」的華人社區。⁴⁰ 這個社區里的居民言語相通，大多使用粵語或閩南語，風俗習慣和民間信俗也較為相似。根據在家鄉的習慣，人們自發建立了土地廟，保持並傳承了在故土中的文化習俗。時至今日不同地區的人們仍通過參與共同的信俗活動，逐漸形成新的共同的身份認同。

現代城市的鋼筋水泥和繁忙的生活節奏，拉遠了人際交往的距離。城市中的人們來自不同的地方，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這也給人際交往鋪墊了更疏離的前提。澳門地區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快速發展，逐漸讓它從傳統的熟人社會走向了陌生人社會。在這種社會情境下，土地信俗在很大程度上維護了社群的和諧與穩定。民間信仰作為具有頑強生命力和廣泛影響的「活」的文化形態，⁴¹ 與之關聯的信俗和儀式不僅是一種文化傳統，更是一種社會關係的維繫方式。一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社會的文化傳統。⁴² 通過這些儀式，人們會重新聚集在一起，以共同參與的方式建立起聯繫和互動，從而加深彼此之間的聯結和信任。土地信俗構成了澳門社會重要的文化傳統，特別是在華人文化圈中具有頗高的地位。澳門作為曾經的葡萄牙殖民地，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強烈影響，但中華文化在這裡依然得以傳承和發揚。澳門華人為了維繫與故土的聯繫，在文化傳承方面更加注重群內文化的傳揚。這種傳揚在澳門土地廟中懸掛的匾額上就有所呈現，其表達的內容多以對於群體的祝福為主，通過「同沾福澤」「共沐榮光」「闔坊康寧」等內容，表達對於人們所在社群的美好希冀。在早期，很多鄰里間的瑣事都要跑到土地廟中商議，土地廟成為了鄰里間交流和社區協作的重要場所，這種文化傳統也被完整保留了下來。老一輩的澳門居民非常注重鄰里間的和睦相處。在社區中，很多德高

39 鄭容坤：《閩南民間信仰的社會治理支援功能研究》，華東政法大學（博士論文），2021年，第60頁。

40 婁勝華：《澳門法團主義體制的特徵》，《行政》，2004年，第3期。

41 林國平：《關於中國民間信仰研究的幾個問題》，《民俗研究》，2007年第1期。

42 [美] 弗郎西斯·福山：《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3頁。

望重的老人都擔任著鄰里間「話事人」的角色。⁴³ 他們在處理鄰里矛盾和衝突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些老人通常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社交關係，他們能夠以公正、客觀的態度處理鄰里間的關係，調解雙方的矛盾，維護社區的和諧穩定。通過這種方式，民間信俗形成了社區共同參與的信俗網路，並為社區內的人們提供公共服務，土地廟最終成為澳門當代現代性協商的重要場所。⁴⁴

土地信俗如今已然成為澳門地區重要的文化記憶，並在一代代的傳承中發展和變化在任何社會之中，參與者都需要共用相同的記憶。⁴⁵ 這種相同的記憶是社會文化遺產傳承的重要表徵。文化記憶在傳承過程中尤其強調自身的符號系統和講述方式，這種記憶最終形成經驗被感知和掌握。⁴⁶ 無論是有型文化遺產中的建築群和文化遺址，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信俗，都是文化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澳門的土地信俗隨著華人的遷徙，與土地有關的信俗也被傳到了世界各地，當地為了土地信俗所建造的廟宇神壇更成為海外華人的核心活動場所，並象徵著團結，同時弘揚並傳播著中華傳統文化的獨特魅力。這種傳播也將進一步延續和鞏固人群的身份認同，並強化文化記憶。文化記憶，兼具有重要的文化傳承功能，並作用於兩個方向，不僅重構著過去，而且還組織著當下和未來的生活。⁴⁷ 對於澳門土地信俗來說，每年一次盛大的土地誕活動，全家老小都會參與其中，進一步加強對土地信俗文化的記憶和共識。這樣的傳統文化教育不僅有助於孩童瞭解和傳承民俗文化，也有助於加強家庭成員之間的凝聚力和互動。對土地爺的信仰在某種程度上也約束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並將勤儉節約、誠實守信、寬容謙恭的優良品質代代相傳。人們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斷通過家人和社群，將信俗內化為屬於自己的東西。⁴⁸ 如今土地誕的節日活動也不斷豐富，很多當代人的生活訴求也被納入到了民俗活動當中，逐漸重新建構並形成了新的民俗形式。澳門民眾的家族情感、社群認同、以及文化習俗，也都通過土地信俗這一重要的媒介轉化為獨特的文化記憶，並在不斷的傳承過程中延續和發展。澳門土地信俗已然成為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同時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背後的一系列相關非遺

43 邢榮發：《澳門·雀仔園·福德祠》，中國文藝出版社，2021年，第151頁。

44 鄭榮坤：《閩南民間信仰的社會治理支援功能研究》，華東政法大學（博士論文），第112頁。

45 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頁。

46 王丹：《傳統節日研究的三個維度——基於文化記憶理論的視角》，《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

47 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5頁。

48 陳衍德：《從澳門民俗看當地居民的媽祖信仰——兼與中外各地媽祖崇拜的比較》，《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4期。

專案也應該得到相應的保護。以土地信俗為中心，建立起與之相關的一類非遺技藝的整體性保護措施。同時對於形成土地信俗的文化群體應給予足夠的重視，保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土壤」，最終實現「活」的傳承。

四、結語

土地信俗作為澳門標誌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着中華傳統文化在澳門本地的生根發芽，對澳門本身的文化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作為一種民眾自發的習俗，土地信俗本身與宗教信仰有著明顯的區別，集中反映的是與民眾切身有關的祈願和訴求，支撐這種信俗的重要力量是對於本土文化價值的認同。⁴⁹ 澳門自明朝開埠以來，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此匯聚。土地信俗憑藉其強大的影響力，成為了澳門華人群體重要的精神依託，也凝聚了華人群體的精神意志。人們通過土地信俗表達了對土地和祖先的感恩之情，同時也表達了對家族社群以及傳統文化的熱愛與傳承之心，也讓華人群體更加團結和自信。

在澳門本土文化中，社群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組織形式，它不僅是家庭和個人的生活和活動基礎，也是文化傳承和社會凝聚的重要支柱。早期的澳門社群以土地廟為日常生活展開的基點，社交活動多以土地廟為中心。在華人傳統文化中，土地廟是非常重要的宗教場所，也是社群生活的中心。在祭拜土地的過程中，人們不斷確認自我與家庭、個體與族群、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關係。⁵⁰ 在土地廟和祭拜過程中，人們可以參加各種社交活動和人際交流，這些有助於社群成員之間的聯結和互動，也有助於傳承和弘揚華夏傳統文化。

隨著時代的變遷，澳門的土地信俗也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但是其中所蘊含的中華傳統文化精髓卻始終不變。雖然在現代社會中，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大不相同，但是土地信俗所傳承的尊重祖先、敬畏自然、家庭和睦、團結互助等傳統價值觀念仍然深受人們的推崇和認可。土地信俗的代代傳承，是澳門民眾對美好生活的樸素追求的外在體現，也是本地居民熱愛家園、團結互助的重要表徵。如今從國家層面對澳門土地信俗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定，更是為其賦予新的身份和意義。這將有助於進一步促進澳門地區的土地信俗健康發展，並保護和傳承澳門的中華傳統文化基因，進一步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土地信俗也能夠進一步強化人們的文化記憶和群體歸屬感，為澳門社會的文化多樣性和和諧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49 黃雁鴻：《澳門的「祛病」文化：廟宇崇拜與民間信仰》，《中國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

50 彭牧：《拜：禮俗與中國民間信仰實踐》，《民俗研究》，2021年第5期。